

戰後外省作家的台灣書寫--尹雪曼《小城風味》探析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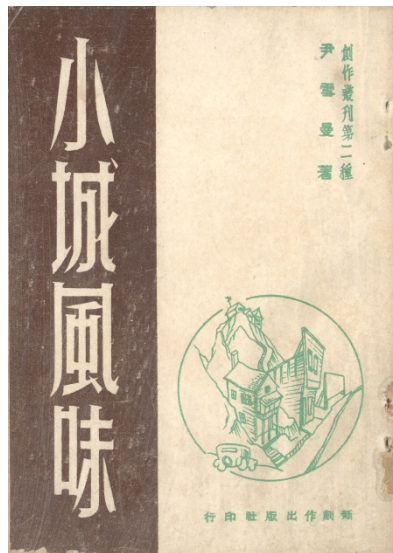
顧敏耀**

關於作家尹雪曼（1918~2008），讓人們印象最為深刻的有兩件事：其一，是因為他的筆名比較特別，曾讓一位中國學者誤會成女性¹；其二是他曾經主編《中華民國文藝史》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75），裡面有不少章節其實便是「台灣文學史」的範疇，雖然採用官方視角作為論述之架構以及評價之標準，不過迄今仍然極具參考價值²。

尹雪曼畢生著作量頗多，根據《2007 台灣作家作品目錄》所整理，共有論述 10 部、散文 17 部、小說 12 部、傳記 2 部以及合集 2 部³。他早在中國時期就開始創作，曾於 1943 年由重慶的商務印書館出版其第一部著作《戰爭與春天》（散文與小說合集），至於第二部著作，則是他來台之後出版的第一本書《小城風味》（高雄：新創作出版社，1953），目前似乎未見有相關之論述，其實書中頗有值得深入分析探討之內容。

來台第一部作品集

關於戰後台灣文壇創作風氣的主要變化，鍾肇政曾經一針見血的指出其中一項是「散文大行其道」⁴，尹雪曼在《小城風味》之中所收錄的便都是散



尹雪曼《小城風味》（高雄：新創作出版社，1953）封面書影。

* 感謝本刊匿名外審委員提供諸多寶貴意見，深感受益良多。若仍有疏漏之處，責在筆者。此外，本文初稿撰寫於任職臺灣文學館期間，運用許多館內典藏之文獻資料，謹致謝忱。

**中央大學中文博士

¹ 古繼堂亦曾提及此事，見〈我的老鄉尹雪曼〉，《人民日報海外版》，2003年3月3日，第7版。

² 相關研究論文如：李知灝，〈「被嫁接」的臺灣古典詩壇--《中華民國文藝史》中官方古典詩史觀的建構〉，《臺灣文學研究學報》，第5期，2007年10月，頁187-216；黃怡菁，〈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權力政治--以《中華民國文藝史》為觀察對象〉，《臺灣學誌》，第1期，2010年4月，頁75-97。

³ 封德屏主編，《2007 台灣作家作品目錄1》（台南：台灣文學館，2008），頁33-34。

⁴ 鍾肇政，《台灣文學十講》（台北：前衛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195-196。

文作品，共有 18 篇⁵，書末則有一篇〈後記〉，先講述他在中國時期的創作與出版歷程，繼而說道：

現在，編在這本集子裡的文字，都是我在台灣的作品，時間從三十八年秋天到現在，差不多每年都有幾篇。而這本書的編印，也是受了在南台灣朋友的鼓勵和慫恿，特別是因為大夥推我出頭，登記辦理了這個新創作出版社，自然更是非「幹」不可，但是正由於自己要印書了，才曉得了今日出版界的苦況，和印書之難。

不過書終究印成了，希望今後朋友們和我，都能再接再厲，為這個空前的大時代，寫下瑰麗的篇章，印出輝煌的巨著。

四二年六月⁶

由此可知該書是作者在 1949 年至 1953 年之間的散文作品集結。作者對於這段創立出版社以及出版作品集之歷程，敘述較為簡略，其文友王書川晚年曾有追記云：

一九五三年五月馬各與當時任《台灣新生報》南部版的採訪主任老作家尹雪曼先生，到我住的甘蔗板小屋裡，商議同組一個文藝出版社，沒有資金，尹雪曼自告奮勇，負責籌措，並負責申請設立手續，名稱還是馬各想出來的叫「新創作出版社」；地址就登記在雪曼的寓所登山街，在緊鑼密鼓中，不到一年就出版了「創作叢刊」中的七部：馬各的《提燈的人》（散文），尹雪曼的《小城風味》，王岩的《錘鍊》，邱七七的《火腿繩子》，楊海宴的《心向》，潘壘的《葬曲》，王書川的《瑞典之花》等。

因為出版社資金短缺，出版費用都由作者負責，出版印刷廠之接洽與校對，由馬各負責。他找了當時在台南師範任教的張麟書先生設計封面，那時張教授是一九四〇年代木刻家章西崖先生的嫡傳，細膩而雋永，抗戰時期最受人稱道。⁷

由此可知，《小城風味》之出版乃由尹雪曼自行出資，封面設計以及上面的版

⁵ 包括〈雨天的書〉、〈風雪懷鄉〉、〈腳踏車的威風〉、〈渴望〉、〈誤會〉、〈生活在台南〉、〈如夢兒時海上雄風〉、〈老師們的故事：鄧瘋子〉、〈老師們的故事：賣紅薯的兒子〉、〈無題〉、〈小城風味〉、〈舊居〉、〈家〉、〈高港情調〉、〈海上掃雷記〉、〈澎湖紀行〉、〈綠屋書簡〉以及〈春歸〉。

⁶ 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（高雄：新創作出版社，1953），頁 92。

⁷ 王書川，〈憶馬各〉，《聯合報》，2005 年 10 月 11 日，E7 版。

畫則出自當時寓居台南的版畫家張麟書之手。文中提及的這些作家皆為外省籍，包括尹雪曼（河南籍）、王岩（山東籍）、邱七七（湖北籍，女）、楊海宴（湖南籍）、潘壘（廣東籍）以及王書川（山東籍），這幾位東渡入台的外省作家們，儼然在臺北的中心文壇之外，自食其力、自然而然的在南部形成另一個文學社群⁸。

《小城風味》當中有些篇章帶有反共／戰鬥文藝之官方色彩，例如〈兩天的書〉是在勸一位可能沒有一同來台的友人：「這個時代實在太可怕了，在赤色侵略者的鐵蹄下，有多多少少的人在挨餓呀！掙扎叫號呀！你，你還能坐在綠蔭覆蓋的窗前安心彈琴嗎！……來吧，這兒雖然多雨，但進步卻和時間是一樣的，慢慢的一步跟一步的向前走著。」⁹寫作時間記為 1950 年 6 月，雖然當時的中國人民確實面臨著共產黨的荼毒，不過台灣人民也處在白色恐怖的極權統治之下，許多知識份子皆命喪於蔣政權特務鷹犬之羅織構陷¹⁰，雙方應該是半斤八兩，並沒有誰比較「進步」。

另外有的篇章還帶有莫名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色彩，譬如他在〈澎湖紀行〉之中，描寫馬公的保安宮前有一株大榕樹，盤根垂枝，綠蔭廣闊，令人嘖嘖稱奇，「這棵樹的生長壯大，以至於今天的覆蓋六百六十四平方公尺，在在都說明了它的英勇不屈，與堅苦卓絕，而且歷三百餘年，仍舊如是的充滿活力，欣欣向榮，尤是代表我們中華民族倔強奮鬥的精神。」¹¹生長在澎湖的大樹，為何不是代表澎湖人或台灣人，卻是要代表「中華民族」，實在令人無言。

到運河划船去

⁸ 本刊匿名審查委員表示：「『外省作家的台灣書寫』，隨其在台灣的足跡所在，將有不同的見解與呈現的內容，同時也可能產生不同的交遊圈，形塑出某區域的文學網絡。……例如前些日子舉辦的『台中學』研討會，或在東海大學執教十餘年的孫克寬、梁容若等，不乏此類的書寫，雖作品中夾帶思鄉情懷，且以身處學術殿堂，兼顧學術研究，反不以作家為名。但其地域性的文學網絡實不容輕忽者，皆是也。」洵然如是，可留待日後再深入探討。

⁹ 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5-6。

¹⁰ 戒嚴時期臺灣總共出現了 29000 多件的政治獄，有 14 萬人受難，其中 3000~4000 人遭到處決。見李筱峰《臺灣史 100 件大事·下·戰後篇》（台北：玉山社，1999），頁 40。1949 年宣佈戒嚴之後，至 1954 年之間，正是蔣政權在台灣的白色恐怖統治最為血腥暴力、雷厲風行之時期，重大案例包括「中共中央社會部臺灣工作站」案（逮捕百餘人）、「蘇俄國家政治保安部潛台間諜」案以及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」案，數千知識份子、農民、工人等，包括外省人以及本省的福佬、客家、原住民，都因此喪失寶貴的生命或無價的青春，見藍博洲《白色恐怖》（台北：揚智文化，1993）。

¹¹ 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78。

除去那些些受到時代氛圍與黨國意識型態影響的內容，其實瑕不掩瑜，有更多對於當時台灣風土的珍貴描寫。例如，〈生活在台南〉不僅描寫了當地生活氛圍的閒適自在，也在比較了上海飛騰的物價之後，覺得台南物價尚稱平穩¹²。至於當作書名的〈小城風味〉中，則以類似清明上河圖的筆法，細膩刻畫台南街區的悠然情致：

這裡，有一條整潔而平坦的大街，雖然也偶有十輪卡¹³，以排山倒海之勢，在這條街上衝過來，但大半時間，是有餘裕可以讓你放心的踟躕。尤其是傍晚，當太陽迤西，萬家燈火閃亮之時，你可以著短褲，拖木履，搖紙扇，在這條街上儘情欣賞。看五步一家，十步一店的珠寶店，抹得粉白黛綠，光著兩條黑而有疤的腿腳的酒家女郎，看林立櫛比的小食攤，看熙熙攘攘的行人來往。再不然，到一家電影院去坐坐吧，一次門票可以連看兩場，雖然裡面人多，吵雜，空氣不好，座位也不舒服，甚至不免有怪聲叫好，小兒啼哭，但如果你願意，袒胸露臂，吞雲吐霧，卻也沒人干涉，否則到運河去划船，也頗愜意，那裡的情調好，入夜，河面靜靜的，岸上的樹枝在搖，涼風在吹，遠遠近近，罩著一抹淡烟，要是一對情人，在這麼樣一條河上，靜靜的談，慢慢的划，真是神仙一樣呢。¹⁴

作者由傍晚而夜間，由街道而運河，由電影院的擁擠雜遝到船隻上的兩人世界；有遠鏡頭的夕陽斜照以及萬家燈火閃亮，更有特寫鏡頭的酒家女郎的光腿。寫景視角十分多元，筆觸更是細膩有味，描寫美好景色之際，也不避言其他負面事物，具有新聞記者中立報導的特色。此外，吾人由文中敘述亦可獲知在 1950 年代之時，台南的運河仍與日治時期相似，景色優美，水質良好，適合划船悠遊，與蔣政權統治多年之後而變成的臭水溝大不相同¹⁵。

得天獨厚的高雄

作者後來從台南再往南，搬到高雄居住¹⁶，因此在 1950 年 9 月也寫了一

¹²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27。

¹³疑似遺漏「車」字。

¹⁴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48-49。

¹⁵近十餘年台南市政府透過汙下水道建設等方式進行整治，台南運河的水質才逐漸改善，見〈運河一改汙臭印象？市民訝異看得見魚兒、海鳥〉，《聯合報》，2002 年 5 月 17 日，第 18 版。

¹⁶尹雪曼會居住在台南的原因，是他當時擔任中國航空公司總公司聯誼課編輯，該公司

篇〈高港情調〉，文章起首便是：「很多人都不喜歡高雄，說它多灰，多風，多熱。我呢，最初，也是不喜歡它的一個。」¹⁷先預留伏筆。繼而敘述自己已經來高雄住了將近一個月了，原本在心中的印象頗有改觀，甚至忍不住為高雄提出辯白：

但老實說，高雄市的弱點只是後天的，人謀的不臧，而非先天的不足。因為就在那¹⁸麼一個大城裡，它不僅擁有一個樹木蓊叢，形勢險要的壽山，一個烟波浩瀚，港灣遼闊的海港，還擁有一條平靜如鏡，名實俱雅的愛河，和一個理想的海濱浴場，風景勝地的西子灣。這麼多的好地方，數一數，在寶島，又是那一個城市具有的呢？

至於街道的整齊，市區的遼闊，工商業的繁盛，似乎也都不比寶島上那一個城市差。商業情況雖不如台北，但捨台北而外，怕也沒有什麼地方可與相比了，而工業的鼎盛，卻非台北或任何別的城市所可望其項背。……

高雄不僅是寶島上唯一的重工業大城，也是寶島唯一具有優良海港的大都市，而這個海港，不祇是個形勢險要的軍港，還是一個可以吞吐萬噸以上巨輪的商港，也是寶島唯一的，大有發展的漁港。就這麼一個城市，如果祇由於它多灰，多風，多熱，而被人唾棄，被人冷置，被人漠視，那該是多麼不公平的一件事呢。¹⁹

作者簡要幾筆就指出了高雄在自然地理方面的四項得天獨厚之處：壽山、海港、愛河以及西子灣，在經濟方面則有繁榮的工商業，足以與台北並駕齊驅，再來則回應了開頭所提及的一般人對高雄的刻板印象，並且為這個城市打抱不平。敘述井然有序，娓娓道來，頗有說服力。至於文中所謂「人謀的不臧」，或許是意有所指——當局對於這個城市並沒有妥善管理與長遠規劃。口吻顯得十分含糊而婉曲，這也是身處於言論動輒得咎的環境下而不得不然。

在 1949 年遷移來台，落腳台南，員工眷屬亦隨之居住當地；他在翌年則轉任高雄《新生報》南版採訪記者，因而再遷居高雄。見張俐璇〈外省作家在台南〉，許素蘭主編，《經眼·辨析·苦行--臺灣文學史料集刊 第三輯》（台南：國立臺灣文學館，2013），頁 143-144。

¹⁷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56。

¹⁸「那」在原文誤植為「都」。

¹⁹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56-57。

作者除了有較為宏觀而理性的觀察與論述之外，同時也運用了細膩、浪漫而感性的描寫手法，勾勒高雄讓人著迷的一面：

老實說，這是一個充滿詩意和羅曼蒂克意味的城，它濃郁的神秘感，第一下就使你在那車站大廈中，深深的有所體會。此後，瞧吧，你要到那裡去呢？

愛河邊上是個好去處。但那裡最適宜於一對初戀的人，特別是在月色朦朧的夜晚。沿愛河的市體育場岸邊，有一排玉白色的路燈，遙遙望去，燈光人影，別富情趣。當那些年輕男女戀人，一對對漫步河邊，或是斜臥在綠茵似的草地上，情話喁喁的時候，想一想，又該羨煞多少年輕的單身漢呢？²⁰

作者的散文非常擅長第二人稱的敘述方式（前述〈生活在台南〉與〈小城風味〉亦然），宛如好友閒話家常一般，頗能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。緊接在這段悠閒而輕柔的氛圍之後，筆調陡然一沉：「但也就在這麼一個富於浪漫情調的愛河邊，曾種下前月一件可怕的，駭人的情殺案的種子……」，敘述了該案之梗概，又再說：「不過這是不會妨礙一對比較正常的戀人，在愛河邊漫步和散心的。而從愛河水門汀²¹的行人道上，倦極歸去，街上還有不少燈紅酒綠的咖啡館，在迎候著你們的光臨……」，重新回復到原先悠哉悠哉的情致。

後文則藉由許多連接詞以表達語意之轉折：「**祇是**這裡的咖啡館，都並不能在咖啡上一較短長……」、「**但**如果一個單身漢，卻不妨到朝風、銀河、或者麗池……」、「**祇是**不幸的是，風景優美的西子灣，遭到和淡水河海濱浴場同樣的命運，被封閉了……」、「**但**這也無庸悲哀，因為好去處，著實還多著呢，祇要你有耐心去尋覓。」²²此種抑揚頓挫、曲折起伏之法，作者運用起來極為得心應手，而且具有扣人心弦、引人入勝之效果。至於最末兩段則是：

沒有到過高雄的人，實在應該來這寶島的南方大港來看看。可是高雄並不是一個可供走馬看花的去處，你必須耐心地去尋覓，去體會，去認識，才可以找出它的偉大和不平凡。

來吧，這兒的青山，綠水，風光怳麗的愛河，煙波浩瀚的海港，都在

²⁰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58-59。

²¹「水門汀」即「水泥」，英語 cement 的譯音。

²²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59-60。

等待，迎迓，歡迎你的光臨呢。²³

字裡行間流露出對於高雄的喜愛，不吝給予熱情的讚美與推薦。結尾不僅使用了呼告法而希望喚起讀者的共鳴，也結合了擬人法而宛然有「我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見我亦如是」之意。

澎湖島上的飛沙走石

作者在 1953 年的一、二月間曾隨著勞軍團前往澎湖。他在首段先描述自己是「生長在多風多沙的黃河北岸的平原裡，並且見慣了那種吹折了大樹，捲走了屋頂的狂風」，因此，當受邀要去澎湖之際，一般人或許會避之唯恐不及，但是他卻說：「多年沒有在冷風飛沙中過日子，如今能偶然得到這個機會，不亦叫人有點意外的歡喜嗎？於是我欣然就道。」²⁴以此先行暖場，預作烘托。

接著描述出發之時的碧空如洗與萬里無雲，但是這卻是反襯之筆，因為到達馬公機場之後，「一股強有力的冷風，便迎面向我撲來，我因卒不及防，立刻倒抽一口冷氣。呵哈！好利害。我心裡想：這簡直像回到黃河北岸的故鄉一樣了。」²⁵到底冷風有多強呢？作者接著透過旅客們以及自己的的狼狽模樣來呈顯：

機場裡的人雖然疏疏落落並不多，但在冷風的吹襲下，卻似乎都在你擠我，我擠你的儘向一塊兒靠攏著，至於那些不得不離群跑到別處去的，就只見他滿頭頭髮翻飛，衣角高捲，雖是用背迎著風，走著，跑著，但好像也有點難於招架。

大概究竟是離開家鄉的年數太久了，因此使我在這樣強勁有力的冷風吹襲下，也頗覺有點不慣，和難以抵抗。於是我只好把夾大衣²⁶的領子豎起，勉強用它把脖子和嘴巴掩護著，以免冷風一股勁兒的只向肚子裡面外面鑽。至於那冷風挾起來的小沙石，狂風漫舞的儘向臉上打，由於無處可躲，無法可擋，也就只好由它了。²⁷

看似已經寫出澎湖強風勁道之驚人了，然而讀到後來才知道這猶然只是在鋪墊而已，因為作者跟當地朋友訴苦說：「這兒好大的風啊！」朋友卻是「嘿嘿」

²³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60-61。

²⁴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69-70。

²⁵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70。

²⁶夾大衣，輕便的大衣。

²⁷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70-71。

狂笑一聲：「你說今天有風嗎？」讓作者不禁愕然。對方再強調說：「這那能說有風！有風的日子你還沒有見過！」作者一聽又打了個哆嗦，朋友描述真正「有風」的情形是：

街上飛沙走石，石頭子兒，個個都有蠶豆那麼大，一個勁兒的只朝臉上打，打得你只好抱頭鼠竄，但這還算好，不對勁兒的時候，你在街上站也站不住腳，風吹得你東倒西歪。²⁸

作者忍不住張口結舌，許久才說：「阿彌陀佛，幸虧我們趕上個好天！」本文在這段對於澎湖冬季東北季風的敘述中，先以故鄉黃河北岸之冷風飛沙為比較之基準，繼而說當天澎湖之強風與之彷彿，再來才由友人口中指出這種程度卻是當地的「好天氣」，真正強風來的時候更為駭人。其描述之手法頗似劉鶚《老殘遊記》對於王小玉說書之音調越轉越高而越轉越奇之譬喻：「初看傲來峰削壁千仞，以為上與天通，及至翻到傲來峰頂，才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峰上，及至翻到扇子崖，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」²⁹，同屬層層遞進之結構，可見其匠心獨運之佈局經營。

尹雪曼對於澎湖強風之描述，並非刻意鋪張揚厲、誇大其詞，乃是當地特殊氣候之實情，滿清時期的方志就有記載：「惟澎湖風信不惟與內地不同，亦與他海迥異。周歲獨春夏風信稍平，可以種植。然有風之日，已十居其五矣。一交秋分，直至冬底，則無日無風。其不沸海覆舟，斯亦幸矣！」³⁰日治時期之文獻亦有：「澎湖本島，例年屆冬令時，每起狂風，夾旬不息。島人名曰『戇風』。以其知來而不知去，一如愚人之投親戚家然」³¹，戰後更是如此，澎湖縣政府甚至在 2010 年公布：「若澎湖地區東北季風達人事務局規定颱風假的十級以上風力，將納入停班停課標準」，成為全國唯一有「東北季風假」的縣分³²，其威力之強大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立足臺灣，在地書寫

除了針對特定城鎮進行描述之外，尹雪曼也細膩的刻畫了當時台灣社會

²⁸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73。

²⁹劉鶚，《老殘遊記》（台北：桂冠圖書公司，2001），頁 20-21。

³⁰胡建偉，《澎湖紀略》（台北：大通書局，1987），頁 5。

³¹〈澎湖近信·狂風暴作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0 年 12 月 7 日，第 3 版。

³²肇瑩如，〈全台唯一 東北季風逾 10 級 澎湖放假〉，《聯合報》，2010 年 10 月 28 日，第 A6 版。

的特殊景象，譬如寫於 1951 年 5 月的〈腳踏車的威風〉便云：

你可以在城鎮間的公路上，看見滿載竹筐羅斗，堆得像一座小山一樣飛跑著的腳踏車，也可以看見前後各帶一頭重約二百斤大肥豬，奔馳不停的「洋馬兒」。雖然在城市裡，警員們嚴厲地取締兩人共乘一部腳踏車，但在鄉間城外的公路上，腳踏車仍是兒子們載送媽媽，年輕人載送愛人，中年人載送老婆和孩子，最輕捷便當的工具。至於婦女們上街買菜，鄉下佬運貨進城，小公務員準時上下班，學生們趕早赴校，以及公差們到處送信，年輕男女小夥子郊遊，騎一乘腳踏車，也還是最方便最寫意的玩意。³³

作者先運用誇飾法，描述腳踏車的載重量頗為驚人，繼而指出腳踏車的使用者非常多樣化，各種年齡層、各行各業都有，讓讀者腦海中浮現的意象非常多采多姿而生動活潑，彷彿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們就騎著腳踏車從眼前經過一般。

一般人對於台灣文學在五〇年代的主要發展輪廓，刻板印象都是「反共／戰鬥文學」以及「懷鄉／憶舊文學」蔚為主流³⁴，然而葉石濤對此二者早有評判：「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，使得他們的文學墮為政策的附庸，最後導致這些反共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、劃一思想的、口號八股文學」、「一個作家的根脫離了民眾日常生活的悲苦和歡樂，他們的文學無異是空中樓閣，只是夢囈和嘔吐罷了。實際上他們生活的根還留在大陸，在夢裡縈繞的莫非是未被中共佔據前的那榮華富貴，快樂愜意的大陸底舒適生活」³⁵。

其實，在此兩類文壇大宗之外，仍有許多如尹雪曼這樣的「外省」作家，用心貼近臺灣的大地與人民，默默的觀察與紀錄，運用客觀而記實的筆法，栩栩如生的呈顯了當時所見所聞的自然與人文景觀，拋棄了封建文人的「遺民」心態，轉化為健康開朗的「移民」視角，完成了像《小城風味》這樣的「在地書寫」，值得我們給予更多的關注與肯定。今年（2018）適逢尹雪曼百歲冥壽，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。

³³尹雪曼，《小城風味》，頁 15-16。

³⁴黃重添、莊明萱、闕豐齡、徐學、朱雙一，《臺灣新文學概觀》（台北：稻禾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 67-71。

³⁵葉石濤，《臺灣文學史綱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 88-89。